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六 騷體

祭汾陰公文 唐楊烱

維大唐光宅之元祀太歲甲申冬十有二月戊寅朔丁亥御正楊烱以柔毛清酒之奠敢昭告於故中書令汾陰公之貴神惟公含純德而載誕兮稟元精而秀出備

五行而立身兮半千年而委質屬天地之貞觀兮逢聖人之得一若夔龍稷卨之寅亮舜朝兮若蕭曹魏邴之謀猷漢室懸大名於宇宙兮立大勛於輔弼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遐壽中年殞卒嗚呼哀哉若夫家傳寶曷地闢金樓丈則屬詞而比事兮學則八索而九丘入則東藩之上相兮出則南面之諸侯惟盡善兮未善固雖休而勿休既知退而知進兮亦能剛而能柔大才則九功惟叙兮大智則萬物潛周崇德廣業兮樂天知命

而不憂嗚呼哀哉門館虛兮寂寞歲窮陰兮摇落備物儼兮如存光靈眇兮焉託垂繐帷與祖帳兮罷歌臺與舞閣天子惜其毘余兮羣臣思其可作嗚呼哀哉俯循兮弱齡叨襲兮簪纓公夕拜之時也既齒跡於渠閣公春華之日也又陪游於層城絫兩宫而承顧眄兮歷二紀而洽恩禁郭有道之青目兮蔡中郎之下迎倏焉令古非復平生無德下報兮頋摩頂而至足有生必死兮空飲恨而吞聲天慘慘兮氣寞寞月窮紀兮日上丁籍

白茅兮無咎和黍稷兮非馨嗚呼哀哉

祭吕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吕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讐之生人何罪天實仇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逌

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名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真正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

諧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今至於化光最為太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縈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甿不被化光之惠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内若焚裂海内甚廣知者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絶惟望化光伸其宏畧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

學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麟為鳳為景星為慶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珪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絶嗚呼化光庶

幾聽之尚饗

祭崔氏外甥文 柳宗元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韋六小卿之魂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時不能究兮將奪之鑒使昏霧兮反覆擾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遘兮庶幾來歸餕以侑兮酒實於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邪否邪歆氣臭兮

祭汪指揮文

明　解縉

唏颸慄兮悲風慨飄颻兮轉蓬皓縞夜兮積雪瞥過目兮驚鴻哀人生之紜紜兮飛花淅瀝而墮茵倏而聚散兮莫識其真天地爲鑪兮糾錯舛分嗟百年之孔易兮何哀樂之不匀撫熙河之如昨兮偶殊域之相親出連轡兮坐連裀月夕清歌花晨屢過醉濃鮮而鼓瑟晃霜露之鳴珂何歡不賞何賞不俱共竊祿以逢時兮聊逡巡於一隅冀悲歡兮頃刻決生死於須臾見緋衣兮吪

撥倏丹旐兮靈車望長安兮咫尺䰟歸來兮謫居隴山鬱兮洮水流紆仰視浮雲兮增感吁

祭忠文 成器

祭忠臺在龍泉山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翰林侍講劉球既之詔獄死邑人成器義而哀之率同志割鷄釃酒登山祭之因名其陳俎之石曰祭忠臺

文曰嗚呼先生龍逄為行兮比干為心紆忠竭智兮日月照臨慨前代任閹豎之失德痛當今復因循而蹈襲

伏闕抗疏太息掩泣帝曰汝嘉實感曆衷惟彼羣姦切齒相從幽之錦衣肆其鞫凶龍逢蒙禍兮比干葅醢雲霏霏其承宇兮天高高而莫余宰顧蘧粉之是甘兮羌時事之可慨予會稽之後生兮頗忠義之是懷鑒往事猶感慨兮腸一日而九回側聞先生之死兮又奚啻乎七哀扣帝閽其無路兮徒煩冤而隕涕歌楚些而招魂兮弔汨羅以為計於是割雞釃酒望風奠祭懼褻於家登彼龍山崖石齒齒兮竹松閒閒去天日其咫尺兮將英

魂之可攀恭載拜以長慟兮跽數袵以陳告惟蹇蹇以自完兮得死所其奚悼顧棄德而崇姦兮尾日大而不能掉彼閹豎其何誅兮痛廟堂之具臣曷其不撲滅於蚤兮禍滔天而無津乃首鼠以自保兮獨先生之奮身使舉朝皆抗扼兮何猖狂之餘腐也嗟剛中而無應兮適以快其怒也矹砥柱於洪流兮聊以示此度也視媕婀之輩流兮直鶩鴻與脫兎也生無益於時兮富且貴其何數也吁嗟先生之死兮實知名於孺婦也器謹志

以法像兮中心好而非浮慕也或緣此以貫禍兮吾不惕以改其素也

祭二陸先生文 屠隆

遵太湖而頫巒兮覽鉅野於修岡弔先賢之墟墓兮藤蘿翳鬱而徬徨時孟冬之玄月兮風淒緊而凋傷采蒹葭而臨水兮白露下而為霜感華亭之唳鶴兮送吾目於雙鴻孤雲莽其起天末兮懷二俊於江東標朗秀之颯沓兮決馬賞鉅麗於司空哀夫子之才大兮遭逢時

而多凶洶嘉名之鶡奮兮夫何叢蘭之敗於秋風牙旗折而鼓音死兮掩雙龍於重泉風沙起而晝晦兮亮精魂之所宣身佩大將之印兮口吐鴻儒之鉅言閔四大之缺陷兮吾獨嗟美好之難堅肆猰貐之與鑿齒兮又張羅而彌天固犯道家之所忌兮亦夫子之尤也委去留而無心兮豫獨遺此丘也粉叢祠而薦藻兮揚靈爽於千秋也紛木落而草枯兮眩玄雲之若結蒼山空而夜寒兮河濺濺而聲咽撫長劍而太息兮緬想夫子之

遺烈尚饗

祭徐惟和文　曹學佺

噫予昔送子於潞河兮河水其漣子汎汎而歸兮未及一年余金陵既謫居兮子貽我書余答子以再兮忽往其虛余聞訃乃反走兮為位而絕徒恨不得歸兮令歸何益既登子之堂兮復省子之殯宮欲招子其來下兮子其不與我同余感痛子時節兮奄忽長至乃告子以文兮一守一淚曰人孰無死兮獨傷哉乎子也求四十

而不得兮何景光之甚迫也爾才大高兮神明嘯號爾
器太利兮造物所忌爾平日其好道兮死而不以為天
爾生前其急人兮宜其死後而貧子曠然其無累兮去
世若敝屣子雖在地下兮實不忘乎風雅彼昔人之立
名兮幽何殊于明子其優以游兮予後死之有春秋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七 賦體

為梓州官屬祭陸郪縣文 唐楊炯

維垂拱二年太歲丙戌正月壬寅朔二十二日癸亥長史劉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陸明府之靈夫萬里之別猶使飲淚成血思德音之斷絕況百年之分能不

憂心如薰想公子兮氛氳惟彼積德挺生夫君天垂白氣地發黃雲江則有汜為國之紀君傳其政愛人如子山則有梁鎮茲一方君弘其道視人如傷宣勞於外路阻且長曾未朞月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哀哀弱嗣朝暮一溢皎皎孀妻饋乎下室蜀門如劒長安如日歸路何從我心如疾嗚呼哀哉凡我在位覊官邊城共戮力兮誰言死生思其人兮造其戶庭恍無見兮寂無聲稱觴兮酹酒心折兮骨驚嗚呼哀哉

祭趙郎將文　駱賓王

惟靈降精辰象委質昌期棄筆文場叅狗封侯之志彯纓武帳坐昇戎秩之榮屬滇浦挻妖昆明習戰應星文而動將奉天罰以揚威不能弘妙算於西戎叶神謀於九變致令王師失律兇狡憑陵巂穴南臨同五溪之深入卭關北阻類雙崤之不歸亭候多虞故有負於明代春秋責帥豈無慚於幽途夫任賢與能明君之事也陳力就列忠臣之義也雖見危授命固誠節之有餘臨難

權機何智謀之不足嗚呼哀哉其猥以散材謬專分閫途經夷落路踐戎場停疲驂於九原悲來有地痛遺骸於四野泣下無從暫輟征旅之勤爰崇掩骼之義庶幽靈有托梧丘息入夢之魂壯士不還薤歌起送終之曲嗚呼九真邊徼萬里長安城危疏勒山峻皐蘭因原為隴即壙成棺夕陰曦而平蕪晦秋風急而荒戍寒哀哉異域幽埏但有新栽松柏他鄉古木非復舊邑枌榆感平生有若斯聊申素酒倘聰明之不昧式薦箪醪

祭杜學士審言文 宋之問

維大唐景龍二月歲次戊申月日考功員外郎宋之問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脩文館學士杜君之靈嗚呼位曰大寶才曰天爵辭業備而官成名聲高而命薄屈原不終於楚相揚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人違代而咸若運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靈珠後俊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衢王也才參卿於西陝楊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臥疾駱則不能

保族而全軀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將神忌也不得
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得儁意常通理其
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揺露氣於春林其秉豔也似涼雨
半情懸日光於秋水衆轍同遵者擯落羣心不際者探
擬人也不幸而則亡名兮可大而不死君之棲遑自昔
迷方逢時泰兮欲達聞數奇兮自傷屬文母之丕運應
才子之明敭援淪秀於蘭畹侍游仙於柏梁命以著作
拜之為郎始翔鴛於清列旋禦魅於炎荒遺旅鴈兮超

彭蠡作編人兮居越裳殊許靖之新適億虞翻之舊鄉
惟皇龍興再施法度拂洗溟渤騫翔雨露通籍於八舍
禁門揺筆於萬年芳樹仰赤墀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
君病何病到此彌留藥雖餌兮寧愈針不及兮可憂雖
則妙醫莫識實冀神明獲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亡其言
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
之契啓悔文章之交淺命子誠妻既懇且辨自予與君
弱歲游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浥況窮海兮同竄復文房

兮並入川流遽閲隙電初過昔乘運兮如此今造冥兮若何懐君疇昔兮恨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道之南宅囷之東粟使君孤之有餘寧我家之不足籍籍流議喧喧薄俗名全每囷於鑠金身沒誰恨其埋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倬彼韋公贈殷禮縟善乎崔子理感情屬相識有素見覽增慼澄君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齒髮於緱山之曲緱氏山兮山上雲秦城郊兮郊外墳孟冬〻十日兮共歸君君有靈兮聞不聞我咀瑶屑君

知自久坐泣焚芝遥哀盡柳闕視祖載爰遺巵酒顧歆悲誠將告良友尚饗

為伎祭元十郎文 張說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故伎人伏十善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於元十郎之靈綠水茂樹藻蘿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恭惟主君髙才達節賞心樂事風流不絕歌艷露華舞迴春雪幸持此技承君餘晚綺羅脂粉嬌上春自言終代保情親能知一日君魂斷縈絃清管為何

人懷主君之一顧願狗命於九原追夫人之嚴旨遂投足於他門生有十年之愛況無數日之恩雖強飾容於新奉心摧絶而不敢言君子廣德仁心必遍疇昔與君瑟樽歡宴永懷蕙歎俯憐荼苦錫以時珍申哀故宇歔車既展祖奠斯開悲歌助輓長袖承盃平居好此魂來不來心思往而莫遂足欲返而遲迴終天地於此訣毒煩寃而難裁嗚呼哀哉

祭郴州李使君文　韓愈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叅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頽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過清光於暫覿言莫交而情無踈既不賈而奚售哀窮迍之無徒拏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饑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邕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文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

秀挨新命於衡陽貴薪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愽沃煩膓以清酹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脱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托心示玆誠之不謬倘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

㳙見明旌之依昂尚遲疑於别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遭唇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雊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冠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虧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為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李商隱

年月日維靈太岳繁祉平安望族潤地勢於長源搆堂基於脩麓藍田之産宜有良玉徂來之林宜無凡木昔

我待于松王之間冀十城之得價望千尋而可攀大年不登逸足方駛松欲秀而先蠹玉將攻而遽毀閒問之時歎悼何已惟我承之授命南征一言相許攜手同行曼絶萬里飄泊雙旌念兩婢之價倍媿五羖之酬輕地接殊鄰風移中土五嶺三江炎飈瘴雨釣𡰪之潭跕鳶之渚席上從容幕中宴語先防載薏之謗更示投香之所因使庸虛不罹罪辜越井之首甘綏之女時清則銅鍮納廚歲稔則銀簪叩鼓豈我之自唯子是與相從來

覲又往於涇風埃古戎霜雪孤亭偏裘之服縵胡之纓塞迥而晨嚴刁斗沙平而夜警兜零指我以虜隙勉我以武經正慰窮邊俄還京邑北庭減價南轅眉泣章臺辟掾方喜趙嘉之來棘署選丞仍見譙玄之入是焉踐歷更徯飛翻况乎鳳沼又栖領原何疊成於燥濕而厲結於寒暄未及西山之藥旋為東岳之䰟憶昨偕許負歸青門出餞樂作而歎起盃行而淚泣俱容與於風波共沉吟於鐘箭揮袂如昨郵書甚頻雖逆道里未濶聲

塵孰謂念歸之日翻為有慟之晨嗚呼哀哉髣髴荒阡依稀古陌徐動丹旐永歸玄宅願執紼而身遠想移舟而目極迥野秋思羣山暮色悵白髮之哀翁哭青雲之舊客聊茲寄奠莫寫酉悲悲已乎崔子為我歆之

祭吏部韓侍郎文 李翺

嗚呼孔氏云（集作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鬬葉顛倒相上及兄之

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文粹作闢)合恠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絶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文粹作官)罔辭於艱(文粹作於難)疏奏輒斥去而復遷(集作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集作言)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死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集作感)

于中別我（集作欲別）千古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狀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之來（集作東來）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友文　元稹

嗚呼英英君子汲汲仁義壽則道亨天亦德熾焰焰衆人役役名利材不稱官老不識事紫綬榮身黄髮垂穗

徒擲天年竊爠名器石頑慧明亦有何貴君雖促齡實
大其志呼吸風雲擺落塵贓泥滓珠玉糞土名位瞪目
凡流傾心俊異譽如不聞毀亦不忌不求近效直詣殊
致圏檻豺狼籠御鵬驥塹山堙海吞河噴渭嶽立英髦
粉碎庸媚德我者煌煌虐我者惴惴赫赫其門揚揚其
氣念昔日之盡言此惟君之大意天不降年志亦殁地
我輩猶在尚可希冀故曰交本乎道道通乎類身没類
存道則不墜信後圖之未忘柰目前之歔欷昔江瀆之

送君每重宵而疊醉曾不易其津涯忽莫陳於喪次孀婦號呼哀肩提稚拜我者曩日之舊童示我者絕時之遺字埋萬恨於深心洒終天之別淚嗚呼哀哉尚饗

祭梁鴻墓文 陸龜蒙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為奠其辭曰先生作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波客皐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他自吳粲以舉白天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之

無傾比要離之烈䰟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濯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自吳民之槩不得故力耕而自穫所以法先王之義者庶五噫兮可作

祭馬龍圖文 宋王安石

嗚呼余記業於進士孰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為縣之風謡去幕府而西游依國門之嶣嶢始逢君之

執鞫屢顧我而甶鏕逮揚子之既見方睆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橋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遥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書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揺衆相紛以異説君獨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

猶在蕤薄禮之能招

哭白溝文　明　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與予曾大父死焉百載憤痛爰托於斯文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濵斷岸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粵春事之既載迺予邁於兹野覽殘墟以掩涕搴故柵而維馬暄氷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

日倉莽兮將墜天愴悢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感趾欲進而躑躅哽獻欷乎內惻爾其龍鬭虎爭雌雄未決戰形闢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之生接軌方轂抉地維而畫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利角道絶弱之肉強之食飲水尿咀馬革遂爾横屍蔽畛崇齒截流哭聲振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君侯刎剸其骼戈穿於喉踐為土沙疊若陵丘魂營營以無歸

骨交加而臥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慄慄而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鏃朽髑雜瓦礫兮飛揚嗚呼此為何流而有斯戰場耶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死等於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既接砉天傾兮地搖乃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劄而弗逃此結纓抗輪之夫甘心鳥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也猗嗟我祖生而士雄死為國殤岱華摧而孰支玉石灼而並戕委英肝於塵沙滅聲影而永藏雷霆結而迅音烟飇烈烈而怒揚神怦怦

以縹緲憑悲氣而望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纘箕裘之末躅慨時命之難恍懼遐耀之堙辱憤原隰之哀棄東無棺而葬無塋匣墟壙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横腸紆迴兮崩裂涕闌干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結托哀響於兹文

祭王罍王舜卿文　楊愼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言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眛一鳴以斥仗

同三進而及霤喢蒙梏之末脁冐瞽言之難奏紛巧簧
之易如㡓面甲之益厚違天顏於咫尺虢龍章於闕右
落孤影於清潯下承明於紫宙孑孑以無依子瘝瘝
而在疚𦗶𦟌𦡆於潞水竭喑嚶而相叩赴嚴督以南征
悵非狂而東走交呻吟於蓬席忘饘粥於昏晝吊影
於魍魎甘生涯於魋魖君違秦而巴僰我去蜀而滇僰
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攜幼限天隅之一柱望月弦
之幾彀捧戎檄以子歸喜少城之君逅訝垂白之如新

命重碧以話舊歌嘮喻以無解語聊浪而失讀聽南音於西林主北道於東阜發孤笑於羣憂伸眉顰於面皺吟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雊雜懽忽於須臾類栩夢之一宿汨甲鼉以吾行背茲會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悝詞音之不復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斧於旅巢嘅河清於人壽感徒繫於匏瓜惻不食於井甃涕却笛而已零盃欲奠而先覆嗚呼物負陽而抱陰咸含章而挺秀何淑眖之難臨而良辰之難遘巾柴車以

碧紛幪蔫駘以朱就既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蕙茂豈
黕黤之混施兼造物之恂瞀屈天問其馬陳抑天對兮
焉咎惟珵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仆掬芳馨於皎日等
塵劫於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吞兮
何言䰟歸來兮兹侑

祭張隱君文 李攀龍

公至性近道不困於學質直好義不掩於樸行華身斯
文章德動物為禮樂視帝力所獨有揖天民於先覺矣

方其幼而失怙靡依匪母一簞者栗百里則負髫齔纖
儉煢煢在疚不振於宗遑恤我後宜無忘於愈疏而不
睦以有咎也暇日修孝不宿不藏諸父昆弟思輯用光
婚姻孔嘉匍匐有喪貸財可私本支末昌敦薄寛鄙嶶
猷是襄此圮族所以為凶而公自履者祥也又其少而
治產適我御窮俛拾仰取力畜務豐若貸殖於受命謂
奇勝之自躬能者輻輳不肖瓦解彼居息幣唯吾與通
若宜無忘於嘗艱而放利以興戎也末衰戒得積而思

施棺有遺裝偕旅冏知緘誌以還歸慰其嫠非能讓財昔饒爭時激貪勸廉末俗以移此姦富所以為下而公自居者奇也又若外示怯而重為邪中賈勇而羞使氣里有少年謂我易與閭之長者式復以畏獲金珥於隕擇而女泣不生止以待夫求者取諸懷而予之以行隣歸就汲窺我筵罰慮貽之慙趨以引避晚即廢著竊經遷儒厥季蜚聲用賓王衢父飲於鄉子薦於藩詔賜爵以優老齒及耋而彌尊奚其為政家惟化原何足以臧

善斯類蕃其等視必達於此邦而與裁於吾黨久矣痛

君子云亡豈私淑猶存邪公豈尚鑒於斯言哉

戲為生祭周叔南文　屠隆

嗚呼叔南䰟先皃逝躍馬氣灰擊劒心死維匣有刀維房有天淹淹下泉一蹶不起曲房長辭玄堂永閉風雲慘淡日月飄忽衣弗御而已塵肉未寒而先骨號樹間兮蟪蛄悲牀頭兮蟋蟀生時多營嶔崎突兀追風飛兎摩空奭鶻手摧勁敵足踏溟渤雕龍搏虎為世英物壯

圖不成飲恨而歿嗚呼叔南對酒不能飲有客不能歡
纖月空墮燭花空寒哀角已盡微鍾復殘使我仰天而
涕潸箸而歎嗚呼爾形頎頎爾氣稜稜固將望爾以千
秋合遝萬里驍騰昨日之日騁驊騮於天步今日之日
掩狐兎於寒扃而使俠士有恨英雄無年白壁中斷紅
粉蚤捐三河氣咽六郡心憐華堂寶炬散為荒煙茫茫
獵場犂為墓田天青射鵰之野地冷飲馬之泉又何由
逐輕車而出塞隨都護而臨邊嗚呼運遁必遷物窮乃

終何日弗西何水弗東秋草罷緑春花披紅嗟夫君之盛年何智馬而就木形未離於人羣名已登於鬼録若有人兮山之阿羌俟子兮水之曲風之生兮蕭蕭靈之來兮肅肅又安知龍女之書游彷彿湘靈之夜哭嗚呼世固以形存為存形亡為亡萬物擾擾亦又何常千秋神王馬骨魚膓一朝氣盡西陵北邙君之言笑如故而黯馬摧藏以慟哭而代管弦又何必青楓之與白楊

祭楊少宰先生文 袁宏道

惟公道同魯猶學宗尹覺三十年間專守一壑如大呂
之含音如太阿之歛鍔道愈升而愈光身屢進而屢卻
五載銓衡水平山嶴澄汰九流廉頑礪濁人曰朱門公
也岫嶽床無帳帷門無簾箔月夜橘湯曉窗芹菔一編
韋冷六時影卓雖聯班於龍尾儼鷄羣之獨鶴幸明主
之眷知胡彼蒼之忽奪方今浩衢雖通陽明漸鑠雖人
賢之間升如先忌而後藥幸我公之持正司羣彥之闕
鑰瀝肝膽而向人澆薪焰以巨杓遽石火之無光悲九原

之不作倘時艱之可濟念忠䰟之猶躍其或浣顙相因泄泄猶昨雖白日其何為豈若長夜之安樂身雖栖於黄腸道豈隔于㝠㝠捐無情之涕淚布丹心於脂膜聊酹酒而陳詞知䰟兮之無怍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施　華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八以下韻文

為王司馬祭妻父文 唐 張九齡

維年月朔日謹具少牢清酌之奠祭於故某公府君之靈惟公聯華公族振景夫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土今也福過則海變桑田豈惟魑魅之憂方為螻蟻之患嗚

呼哀哉始更榮盛叄睦嘉姻謬入鄰公之選嘗荷戴侯之遇情契濶而彌積義流離而益固公之謫宦其又犯時永矣去國貢然來思雖窮途之至此幸隣境之在玆所忌者法豈忘於私聞析聲而寄通畏簡書而間之然猶風煙可冀翰墨無輟心已運於虛舟跡尚濡於涸轍驟寒暑之徂謝紛吉凶之迴穴京兆之使忽追廣陵之音遽絶嗚呼哀哉平生多感自傷千里之心巳矣長辭徒發九泉之歎計疇昔之光寵痛淪亡於旅窟嘗許恤

人之孤况雹受子之半謹因遣奠昭告明靈心不可卷德以為謦匪羞是薦惟愧是聽遣行人於信宿空泣目於郊坰嗚呼哀哉尚饗

為竇氏小師祭璿和尚文　李白

年月日某謹以齋蔬之奠敢昭告於和尚之靈伏惟和尚降靈自天依化游世角立獨出嶷然生知鳳凰開九苞之翼豫章横萬頃之陂始傳燈而納照因落髮以從師邁龍象以蹴踏為天人之羽儀紹釋風於西域迴佛

日於東維若大塊之噫氣鼓和風而一吹熱惱清灑道芽榮滋走吳楚以宗仰將掃地而歸之嗚呼來無所從去復何適水還火歸蕭散本宅寶舟輟棹禪月掩魄痛一往而無蹤愴雙林之變白某叨承訓誨偏荷恩慈忝飡風於法侶旋落陰於禪枝號無輟響泣有餘悲手撰茗藥精誠嚴恩冀神道之昭格庶明靈而饗之

祭田横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

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稱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彷彿而來享

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柳宗元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窆或坋而頽或确而峷陰流泄漏瀐没渝溢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竦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睒䀹欺茍脞賤暗忽輕囂妄走不思巳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轝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迓爾故隣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

殊世曷從之游酬觴於座與涕俱流

祭河南李少尹文 沈亞之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團練副使沈亞之謹遣部吏李權奉酒殽之奠敬祭於故河南少尹李公之靈夫哲智之達塞兮繫其時之難通故孔子厄而周公隆管遇齊而卒業賈遭漢而不終嗚呼哀哉古昔所思所思維時謨不我進綱不我維民不得濟道安得施雖富且貴夫何用為夫子之道沒矣今將遺誰巻清明

之特達歸壤屨而藏之哀哉尚饗

祭長安楊郎中文 呂温

年月日謹以云云之奠祭於宗尹郎中之靈昔莊南華之言物故則曰如巨室之偃歸人陶貞白之語玄機則曰雖頑仙不如才鬼遡矣高論斆然深旨有感斯文屬在之子黄河九曲泰華三峰陽亭之右陰晉之東泱漭佳氣肹蠁孤風生民之秀惟子之宗既懼四知亦畏三惑昔佐赤符實毗皇極坦蕩王道昭宣帝則丹青不朽

琬琰是刻狀日具東偆辰在北子之伯仲不忝前人粉飾賢路抑揚薦紳雲間日下國華席珍排龍掩陸突鶴摧荀卓爾風標朗然流品姸若春輝烈如冬凜燕石知愧齊竽自審咸指路以光銷盡登門而聲寢難售者價重難知者聲清披沙揀金由是不媿鳥散花落於今有情劉儒十行孫弘三道直路猶紆蠹政如埽筆海鷩波詞園鞠草文場不寫於中心冊苑空留於祕寶晉千里國漢第一功建幢油碧啓幕蓮紅賓髙主擇韻合人同

固不能加減陳掾亦可以喜怒桓公衣繡含香省蘭臺
栢赤管朝操青縑夜襞佐計相則生聚有經贊一官而
孤中叶籍於惟荔浦言念金昆毀冠裂帶雪泣星奔宅
裏之荆枝半謝嶺頭之梅蕚空繁陟岡望兄詩客之情
何極歸縣見姊騷人之恨猶存乃擢戎曹遂荒京令將
換清切以扶明聖不知者壽難言者命未謁李良之醫
已革曾參之病嗚呼平生世路半臂交期孫金盧米百
賦千詩桂林崑嶠一片一枝終以浮沉困兼險夷對皐

壤之摇落成大老之傷悲尚兾他年或陪良夜酒筵琴席燈閣月榭俱開愁别之襟並息分岐之駕短景未果良辰不借竟鬱結於深衷倏淹淪於大化況南康觧榻早降清光會稽繼組昨辱餘芳情分逾極嗁哀更長三十年之間難追往事五十里之外正恨殊鄉地濶山深川寒樹古杳杳玄夜荒荒宿莽生金認石埋玉恨土寄奠緘詞呼風涕雨噫戲宗尹之魂來否

為絳郡公祭宣武王尚書文　李商隱

伏惟魯構高基往脩峻址俯為明時載生奇士杜林舅族本富文理揚惲外甥（集作門）素多圖史朱檻有裕括羽成美逸足輕從東之道巨背狹圖南之水匡生明習董氏精專魯壁墜簡汲冢遺編坐忘流麥出記懷鉛滄中莫敵稷下誰先朝有曲臺時推奥學明博士之高選資衆儒之先覺殷周損益夔夷禮樂既得根源盡除踳駮粉闈假途（集作道）諫署揚輝吾寧訐訕時好依違周舉上章惟求主悟賈生草疏（一作諫）豈畏人非用之則至捨之

則歸旋領藩符俄司國計鋤革煩冗脩明課第鄙晉室之鸞練集作陳疑作練小漢朝之造幣前籌未借歛笏還家再北非罪三黜何嗟淮陽勁兵穎水豪族既佩新印仍推舊轂杜當陽何嘗跨馬雄士集作武爭推祭征虜不廢投壺師人自睦吏門地古梁苑藩雄雙旌大斾二矛重弓無忌御車惟求隱者相如謝病乃慕高風方將副帝注心從時大顧率周廟之奔走總漢庭之議論人之不幸今也則亡莊子孰分其魍魎秦醫莫究其膏肓鴈沼波

淵空聞悲咽兎園臺榭祗見荒凉其獲顧尤深蒙知甚蚤公昔分茅愚嘗視草於劉向論思之時賛孟舒長者之號及兹出守實介親隣音徽繼好寤寐依仁嘗期異日克奉清塵何言永慟屬此佳辰訃哀如昨歸轍攸遵林薄莽蒼川原隱轔想諸葛之旗鼓空還舊壘念伯喈之書（集作經）籍已付何人侯舘攸開丹旛遽至瞻望衛幕連綿秦時寄奠申訣纖詞寫意終阻顧於親躬徒加哀於殄瘁嗚呼哀哉尚饗

為裴懿無私祭薛郎中文　李商隱

伏惟靈佐商宣業朝薛傳規門崢層搆堂業崇基玉生藍岫芝產銅池梧蒿佇鳳蓮頷停龜有美令人載稱清劭訓在詩禮樂惟名教王謝標格曹劉才調清如濯熱之風明若覿朝之燎靈臺妥鑒虛空融和秋水望潤春臺上多鄉塾棹鞅丈林勵戈硯横河漢紙落烟波澤宮貍首棘場楊葉箭去星慙弓迴月怯兩書上第五辟名公馬卿賦雪陳琳愈風平臺竹苑淮山桂叢營分細柳

幕染芙蓉顯備臺僚榮徙憲秩冠峩鐵勁衣明綉密霜
下簡端風生落筆庭夜烏迴天秋隼疾帝念充職任於
諫垣依違絶想從容敢言攀檻而空留跡在削藁而不
見書存女史護衣太官供食伏奏多可分曹著績帳㬉
錦麗闈明粉白既題柱以如田亦償金而類直漢禁出
牧晉議州兵廉袴歌送劉錢贈行濟南之誅巨猾拐州
之試諸生虎去江靜珠來岸明神豈好謙天寧秩禮蠹
華國之名器喪士林之模楷使為善者奪氣求仁者解

體已不駐於御雲竟何窺於伏濟長洲樹古茂苑山春
橘稅既集茶征是親鷁渡雪而去遠鵠下亭而唳頻紫
塞氛興殷極夢起帳入飛鵬牀驚鬭蟻鄭玄知數阮瞻
無鬼終自膏肓傳於骨髓嗚呼哀哉丹霄萬里建木千
尋坦坦清路幢幢翠陰三襲臺迴九重禁深中懸旒扆
下集華簪無非東箭盡是南金或扶傾作棟或望旱為
霖顯允明公宜膺百福夜暗神昧天長景促青女變霜
曦和納旭悄隋掌以銷璣慨周閑之喪騄永惟清族本

富才人有弟則陸無兄不茍原鴒奕奕洛雁馴馴珩奇動楚壁貴傾秦永矣彼蒼胡然人事但續椿壽徒髙鶴位摧壓光價掩淪聲味頼不濁而殄灌宗淮未絶而傾王氏某甲因承中外獲奉恩知通孔李道德之舊兼盧劉姻戚之私鑄顔有契全趙為期静龍門之風水剷羊腸之嶮巇空欲銘恩何酬樹德庇孫根於髙援許嘉姻於弱植將歡宋子俄放湘南綬黄楚徼鬢白昭潭歸止未卜棄余是甘許靖之悲方極王粲之憂不堪猶辱重

言將敦故約王無改行金不如諾昜大義於幽沉軫遐心於漂泊使者尚在山書已來雁足空遠魚腸不迴淚和峽雨哭振巴雷孰澆枯鮒誰爇寒灰令則言去郴江當移灃浦稍脫疑網猶罹罪罟念申慟以無期豈沉寃之可吐嗚呼哀哉執紼路阻佳城望賒凌空之翼上漢無槎尚期他日式反中華認楊公之石馬撫周邕之辟邪況良治規存遺經業在臧孫有後魏萬必大敢期陋質終托餘光韋平之紹續無望秦晉之婚姻豈忘絮酒

無幾生剪是將辭多失次涕數無行冀桂旌之不遠降蘭佩之餘芳嗚呼哀哉尚饗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五十六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九

祭蘇子美文 宋歐陽修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

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
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
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
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
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
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尚享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横風凄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

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丁學士文 歐陽修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材

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没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

不遺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祭杜祁公文　歐陽修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它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

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于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尚饗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

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甞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顔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

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劉給事文 歐陽修

嗚呼金百鍊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為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

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盖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寳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大夫驚呼莫不為朝廷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饗

祭謝舍人文 歐陽修

嗚呼謝公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歎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况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於峡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急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来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别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修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歸邑得官靈昌走書来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来客公邦歡言

未幾遽問于床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為善之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修馬首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修將行期公餞我令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

而浪浪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渟滀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

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幾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

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王安石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為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

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為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辨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為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王回深甫文

王安石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摶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李省副文

王安石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

漠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别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兹醪羞以告哀惻

祭文與可文　蘇軾

從表弟蘇軾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

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乎道之不行哀哉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

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令舉文　蘇軾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

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
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
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
所付為偶然而無意邪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
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
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邪不然令舉之賢何為而不立
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
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既没三年而予

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歐陽永叔文　韓琦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稟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及老深虞滿盈連章得謝頻第來迎神當畀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憖遺遽爾摧傾此其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為之失聲

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贍閎肆曠
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
頹敝惟公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
亡其傳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暉
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歷初職司帝聽願有必犯闕
無不縫正路斯闢奸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
仁廟誠推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道以
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勵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

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具大可記屢殿藩垣所至懷惠嘗
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晚當内制凡厥代言典謨
之懿凡厥出令風雷之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樞握猷
為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治
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
求去位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髙惟戒顛身雖
公輔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祈益
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

出處雖殊趣向何異旣忝寀司日覩高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罹謗忌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患以新詩雖亟訓答奈苦衰疲欲復爲問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肝膽幾墮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不如從公焉用生爲遐修薄薦莫公一卮䰟兮有靈其來鑒兹尚饗

祭富鄭公文 程顥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吕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濟一時之險艱真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蹇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體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

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可為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漣尚以公之沒也為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是憂國憂君之道極晝夜之孳孳迨乎瞑目之旦屬纊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

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為摭實祭冊之聖詒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没為憾者蓋非偶然某愚不肖辱公禮遇顧具於義理非見私所附公壟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歛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祭陳菲具恭崇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陳了翁文　游酢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凝知徹經綸大猷如

挈裘領灼知幾先渺綿作炳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者警蓍龜有稽可覩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知陷穽之橫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虜約彌久妻孥裕然猷訦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為墨平生拯饑任重一身吾知其為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乏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塗邅迴萬狀

而論於淮楚之濵耶嗚呼孰謂謀可以托心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歳首之書後訃而逹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葢將有括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泝其源乎寓奠一觴聊薦悃愊東望傷懐淚落横臆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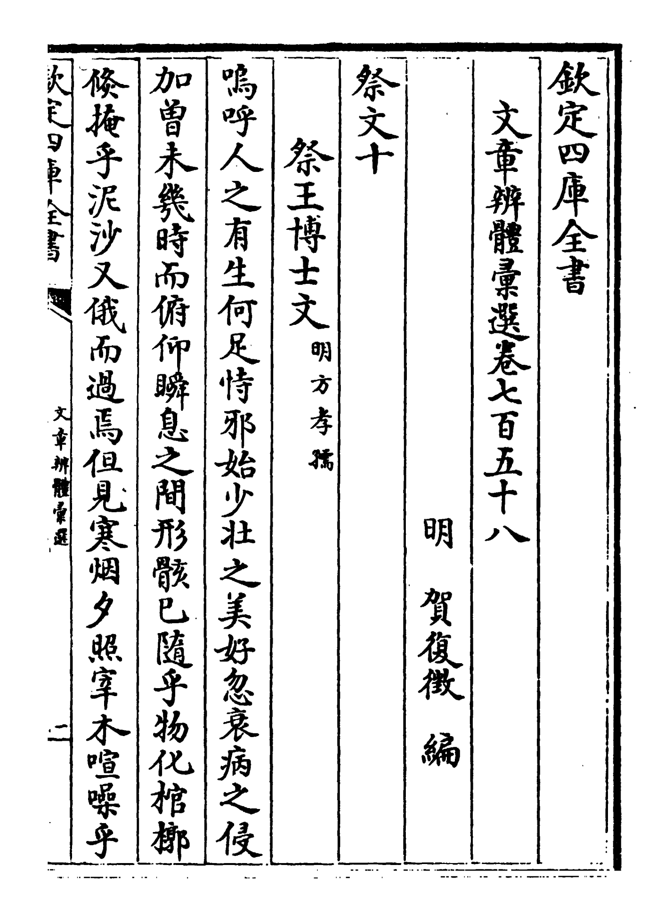
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熹

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胸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嗜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

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盖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厭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

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五十七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五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十

祭王博士文 明方孝孺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

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
勲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
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
縉又何為屢歎而深嗟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
速耶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晳宛如處子操筆
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燄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
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歎其持節萬里
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

國因得覩岷峨之竒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哀麻哭踊招徠䰟魄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于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即位召為博士遂入辟垣編摩先朝之實録文日以肆學日以感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徳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顔黄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

重入子室男哭祖而女號髽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茀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于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為光華乎抑所禀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翅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温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

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彜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秔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為富且貴夫孰以為今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

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内章縫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王文節公文 方孝孺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霆而

駭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為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鷄雀蟲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王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娸孽間搆卒俾蒼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滇僰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穹廬朔漠之荒煙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

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為之悼屈而銜冤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于殿陛而達于旒扆之前于是有學士之贈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没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感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于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為報則

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為善而不患為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禄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没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仙乃知讒佞之排乎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敵人之賊乎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其等或從遊乎夙昔或尚友于

簡編情不能已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宋景濂先生文　方孝孺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

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
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
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盖
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
埃壒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
雲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
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
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

吾猶髣髴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殽注滄海以為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于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鍳乎斯言

祭許祭酒文

蘇伯衡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戚休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均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又豈吾病蓋不以窮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莫能致者雖聖賢亦歸之有命我惟先生識高才挺博聞强記流輩無競幼承家學力追先正蘊為德性發為文章莫不珠輝而玉瑩聆其議論接其威儀孰不駭視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拘者以閒躁

者以靜散者以斂惰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際聖明之龍興喜幡然於幣聘立談之間機鳴籟應謂相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職遂授斯文之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宴閒而陪顧問對揚維精白之心啓沃皆典謨之訓恩禮度越乎尋常名聲洋溢乎遠近凡其義以為質道以自殉知無不言言無不罄不同而比不詭以徇嗟易所謂謇謇而媢嫉者反以為悻悻吹毛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雍車忽過夫庚

嶺尚賴鴻澤之滂沛謚歸安於鄉井丹溪幽幽可遊可詠若將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肖咸謂方今之時右文之運弓旌四出招延英俊有如先生之老成宜膺求舊之眷而冠羣公以進攄胸中之蓄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於前人而垂裕於後胡奈何松柏之堅貞竟同蒲柳以摧隕將善類之殄瘁抑吾道之莫償於戲天人之際消長之理蓋先生之所夙講亦先生之所自信齊幽明於一途兮尚否泰乎奚訊而況先生之耿耿者當不

隨異物而斯盡則其有生亦既異乎衆人之為人也肉未寒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無恨吾黨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穴而悲哽者夫豈徒懷契分於平生誠感死生具猶醉醒

同年祭陸鼎儀文 李東陽

靖逸先生陸君既卒之四月為弘治二年己酉六月某官某等謹致祭于先生其辭曰嗚呼昔者識君于二百五十人何其壯也振響乎文藝之場蜚英于霄漢之上

抱國史之良才為詞林之宗匠固已揚一時之光而負天下之望也既而再徙官秩三歸故廬佪翔容與於官籍者二十年餘際龍飛之新運騁驥足於亨衢通絲綸之密地陳啟沃之嘉謨而疾疢嬰其志意造化歛其形軀當宁臨軒而嗟悼士林掩涕而欷歔是其關氣數之升降與家國之盈虛者又不知其何如也嗟君之學兮文華道根嗟君之志兮山陵海吞盖將仰視古人為必可企及而俯念斯世之同羣彼夢想之莫遂徒聲名之

與存此天下之所共惜也而況乎同年之誼異姓之親吾方睇滄州之落景問吉水之迷津悲逝者之不復嘆斯人之共淪蹇芻束之無由而玆言之莫我聞也

祭鮑子文　李東陽

維嘉靖元年十月癸酉朔越十有六日戊子梅山先生柩還於故山其友人李夢陽設奠東門道左再拜送之而為之言曰嗚呼鮑子胡為乎来胡為乎歸子之来也高冠大衣輕舟穩車前有廝後有臺江行月迎山邁雲

隨而今之歸丹旐前飛素縵後圍賓從縞衣而白冠送子吹臺之側哭子長河之干嗚呼鮑子十年北顧氣横中原一旦堂堂之軀而為營營之魂乎豈生死有地壽夭者天乎草木黄隕繁霜慘人吴澤寒波越猿暮呻子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魄返魂俱還汝鄉國汝有朋親弟昆宗之子族之孫有迓於境有侯於門肴嘉酒馨肥羜香豚汝嗣六齡哭爺零丁汝靈汝征汝家汝庭尚享

祭王文恪公文

祝允明

嗚呼小子將哭公以公也郊麟嶽龍聖賢亦窮騎箕餌辟揆相必終何傷於吾公與將哭公以私也鑄金百冶擢桂千枝賜也奔走商也贊辭何戚於吾師與惟士之節報死于知何不才有如小子而蒙被乃超於等夷待以國士要以遠期所謂春澍膏萌蕭蘭同德而枯焦之枿倍榮秋月揚彩遐邇齊照而迷塗之夫加賴昔者允明上公之語公既諒之矣幽明有殊心口豈異所最痛者生無所立以光公之教又不即能死以從公之遊悵

進退以無據徒銜知而弗酬用此負公雖哭毀以絶亦何補而何贖祖載即期敢藉茅亟因薦心曲賛德頌業銘不朽而鏗無窮者出在天子典在四海職在國史非小子之事也嗚呼小子崩摧迷絶奈何奈何

永州祭柳子厚文 唐順之

竊惟山川之與人文同於擅天地之靈秘顧若有神物愛惜乎其閟深扃固鑰而不輕以示永之山水天作地藏經幾何年埋没于灌莽蛇豕之區至公始大發其瓌

偉而搜剔其荒翳公之文章開陽闔陰固所自得至於縱其幽遐詭譎之觀而邃其杳眇沉鬱之思則江山不為無助而公之窮愁困阨豈造物者亦有深意蓋公之自記鈷鉧小丘也嘗以賀兹丘之有遭而韓退之亦以公窮不久斥不極或不能以文自見於世歴千載而較失得亦何尤乎偃蹇而擯棄某少而誦公之文見其模寫物狀則已奥然神遊黄山之巔冉溪之涘今來吏兹土周覽四顧而親覩其所謂迴巧獻伎者則又怳然若

見乎公之文而挹其餘波之綺麗自顧樗散之才未能庶幾乎公之愚而戒貪于鼠懲猛于蛇敢不因公言以自勵睠風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恒往來于斯地聊奠觴而陳詞尚彷彿其來至

祭三原王公文　李攀龍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為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與為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饑饉薦臻溝壑斯民爰發廩庚不竢報章痌瘝者身盖巳汲長孺之倫以及拊循東

南大水凶歳衆望翕然庶蠲賦税公乃獨持其義而軍國是計陰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麗乃闢三塘匄陂與繼川不為沴是乃仁術遵周之制矣又公之起襄陽也大盗未夷荆棘王師爰獲巨魁搗其巢穴脅從罔治實惟龔渤海是儀以至開府滇中獞獠興亂閹豎作鎮誅求珍玩公乃匪敵是求而貪婪是按他莫敢問而持憲斯憚乃没郡英王敬用竄奸不至蔓是稱肅僚維周之翰矣林俊下獄於永昌寺也則自以其身之去就而

廷爭乎極言敢諫之士秦紘罷斥於安遠佚也則身以其國之是非而力挽其甄淑別慝之風社稷之士知無不言直聲動天下何未免於好名之議也君子之心為而不有用舍隨物化亦唯恃乎大道之為公秉銓孝宗之朝大注明良之眷志在拔奇舉而能先耿鉅鹿李襄城張莊簡彭惠安何盱江周太原清節宏猷維時之彥豐芑數世之所培植海內善類之所推薦同陞要地頹俗丕變庶元凱之可逢雖異官而同謨懼瓦石之相含

精題才而不援帝曰尚書元氣北斗實維阿衡冢兹羣后何必咨匆陟降左右奏爾訏謨無不自牖其知遇以隆其業為以久何二三執政而蒡言自口豈不仁者之未逺而孤立之難乎後哉亦唯止兢雖人主之近戚而恩有所不能私亦唯黨正雖宰相之仇讐而權有所不能施及至藩郡奉職無狀又未嘗不引咎以為辭某耶士是式高山則仰詢諸故舊百蠻是長凡九閱月而䟽二十上鬱鬱重臣不可為象祇役天官心折前修簿考

中正管彼九流尚論天造而此其好逑沓沓元老誰遣
與謀是故先臣李獻吉有言居則岳屹動則雷擊三原
輩出忠良外植大事斧斷小細海畜惟幄佞幸誰劍必
殛斯其存亡禍福臨乎其前而已凜然有不可犯之色
矣蔡介夫亦謂公本治易涉獵羣籍學問益人垂老不
衰侍講經筵體履特異先未有事安生忿懥斯其性與
天道觀乎其深而已淵然立時出之地矣而況歷侍五
朝天下跂足而望元老燕翼八座後進扼腕而言世家

美周召於當代謂唐虞其未遐也

祭恭人文 李攀龍

嗚呼恭人惟性之樸惟德之基方其御窮豈達是期貴有今日寧爾所知援而止之不諒不疑中含辯慧自夫則狂無非無儀得以相忘嚴于寡姑佹焉下堂懿斯象服允矣糟糠見一鍾於乳哺殆匪子而靡親尸饔勸學孰百其身謂壼政莫大主蘋而承家實在後人巾櫛妾媵託息兹倫亦既抱孫受福不那于以効我劬勞孔多

代終有慶遑恤其他撫遺孤而對泣奈蘊結之云何

祭少保公文 徐渭

於乎痛哉公之律己也則當思己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于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于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終盖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于一盼潛掩涕于蒿蓬

祭張太僕文 徐渭

太僕公將以萬歷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于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黄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為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黄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于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遺人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于斯事之末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于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于某者若

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為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祭童晉父文　虞淳熙

童晉父歸而埒執一夕卒卒之後幾日友人胡文思許光祚湯以禮虞人期皆以�音不遝素光猶燭祖而酒之而招之胡生湯生之命觴曰噫修容廣步初儷爾形殟歿恢炱漸叶爾心引既且聲委羽叱靈見而不見不

如不見之無傷我神也嗚呼哀哉㫖父巳許生命觴曰甫纫清忌甫汰張忌飲諧誳忌兮丱而我總兮鄰芳香忌茗有鳳舜有龍嘲龍譏鳳我乃不聽胡然而蚘胡然而靡晨之飲夕之痒嗚呼哀哉㫖父巳虞生命觴曰嗟㫖父爾食滎陽夫焉都史隂房之塵第安藉安止唐氏何厲何憑何使縝玉窔理焉虗戞而呰三百焉宅三千焉幾里語方言何誌永之口彈倩糾何雎黄之念而鬓之灑沾其雨之濛濛沮洳扶曳晨泣試官知我者謂我

相成不知我者謂我相讐嗚呼哀哉㫺父于是三子相與起諼諼焉投杯揮泗招之以辭曰魂兮歸来四游不可以宫些楂影揺揺志九峻些有茁寒梨泣清露些魂兮歸来夜壑不可以委些皇路儼雄旗常勒些茗𤼵頳豎臚東辟些

祭丁右武文 黄汝亨

前浙東兵憲参岳右武丁大兄以萬歷己酉三月八日坐逝于里第之正寢六月友人湯若士以訃音至年家

弟黄汝亨裂肝椎心為位而哭將齎鏡具涉大江東生芻𨯳素車馳赴千里憑棺一慟而羈紲客塵棲遲病骨涕之無從悲無所託乃以十月己酉朔越十有七日乙丑遥遣一介寄之絮炙為文以哭之曰嗚呼痛哉公遂至是邪維公禀宇宙間出之才負天地不平之氣其慷慨歷落之概可以移山岳貫金石而不可以入世塗其高亮坦直之節可以動四海信千古而不可以及時貴乃至老死于睚眦而終其身于讒言之可畏嗚呼痛哉

古今賢豪進退非毀之故大畧如此寧獨于公為復不爾耶方公為理潭浦蜚聲卓異八拜御史抗章觸忌寧黜而蹇毋膴而媢逮乎東事孔亟赤白交馳帝曰咨爾守在四夷持節東海詰戎陳師討我軍實談笑以嬉斯其籌策之所簡練固以一班可見而具意氣之所横厲實惟千秋此時矣惟胄有實我仇是即貝錦爰興芳蘭徒植帝閽九重而莫扣湖海一身兮難測置之東粤存亡反側天下士無知不知皆為公扼腕而沾臆乃公豪

氣未除壯心不已脫畧公卿文酒自喜托高愫于雲天寄心知于流水亭也辱公腹心是拔于淛之役巳結襟期余令鍾陵時就公居公授我餐我先以詩髙談移晷遑及其私予既被命握别凄其十年兄事敦好靡移離愁不勝淚如綆縻巳在長安忽来萋菲乃公顧有隂為余防者不逺千里之外而終不令予知嗚呼痛哉如公于我云何不思謂仁者其戩穀乃德徽之永辭闈公永辭無怖無異開門危坐云大竒事徵公不磨英心鋭氣

嗚呼痛哉公身已矣公後其昌公有少子鳳姿鴻翔種
玉遺珠喜奇流芳公且食未盡之報而重新司馬之搆
堂惟其不夭別促情長如龍無首似雁失行遽聞公訃
涕洟旁皇秋風江漢落月屋梁病骨無從遥奠一觴生
慙鮑管死愧范張公如有知我享我將嗚呼哀哉尚饗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九至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十一 四六下散體

魏武帝祭橋公文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模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奬助猶仲尼稱不如

顔淵李生之厚嘆賈復士死知己懐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恠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己疾懐舊惟歡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歸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祭十二郎文 唐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

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来

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年少以為雖暫相别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禄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

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揺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沒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

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揺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

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

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于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

如此而巳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友故楊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云云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别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釁罰深重艱棘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盖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潔忠也冒危還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

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辛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而況泣血千里羇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辭柢益填塞茂挺茂挺君其降靈尚饗

祭微之文　白居易

維太和五年歲次辛亥十月乙丑朔十日甲戌中大夫

守河南尹上柱國晉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慶天鍾粹和生為國禎出為人瑞行業志略政術文華四科全才一時獨步雖歷將相未盡謨猷故風聲但樹於藩方功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遇也在公豈有所不足邪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辭也若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

號呼抑鬱之不暇又安可勝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為喻死生契濶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復叙至於爵禄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洛醉别愁淚投我二詩云今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别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識君来三度别這迴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

後迴相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及公捐館於鄂悲訃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篇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寄悲情作哀詞二首今載於是以附奠文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廓下哭微之妻孥親友来相弔唯道皇天無所知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没有神哭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絃筆兩絶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誰不生死

四海之内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為終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淚引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公緣會豈是偶然多生以来幾離幾合既有今别寧無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尚饗

祭弟文 白居易

維太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

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舋酷如昨俯及歲暮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去年春授秘書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無生意豈有宦情所以僶俛至今待終龜兒服制今已請長告或求分司即擬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

行養病撫孤聊以終老合家除蘇蘇外普足通健龜兒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二三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窮獨而已荼郎叔母以下並在鄭滑職事依前蘄蘄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至饑凍遥憐在符離床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長官各知平善骨兒竹石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收膳娘新婦看養下邽楊琳庄今年買了并造院堂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

宅今亦買訖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為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迹無不究然唯是寃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擬憑崔二十四舍人譔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収傳前年以來合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饗奠復嘗來無不諭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相見全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覺知耶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闇筋力日衰

黄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爾不下邽北村爾瑩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位神縱不合骨且相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奠筵將徹幃帳欲收此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碎猶冀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尚饗

祭小姪女寄寄文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魄歸大塋之旁哀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既復數月奄然歸無

於鞠育而未深結悲傷而何極來也何故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孰測生死之伍時吾赴調京下移家闕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瘞爾骨五年于兹白草枯荄荒塗古陌朝饑誰飽夜渴誰憐爾之栖栖吾有罪矣今吾仲姊返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自爾殁後姪輩數人竹馬玉環繡襜文褓堂前階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所之況吾別娶已來嗣緒未立

猶子之義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空熱嗚呼滎水之上檀山之側汝乃曽乃祖松檟森行伯姑仲姑冢墳相接汝来往於此勿怖勿驚華緑衣裳甘香飲食汝来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祭孔中丞文 宋石介

昔公為諫議大夫知兖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者執政者即請進為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首詩豈若孔某一言即日拜公龍圖閣直學士公再為中丞風格益峻

及公歿劉平戰死於陣饒賊害忠良誣奏平非戰歿乃
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胥靡就闕究號道途騶
唱中丞來平家將叩中丞馬言其事兩街賣販兒以數
千嘆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平家慟哭而止噫至
尊極者君至愚暗者民尊極則不信愚暗則難開非公
至忠豈能動尊極耶非公至誠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
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於上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
之公之死也人感之公之道全於死生也夫道格于上

下為著全于死生為難舉是二節公之道充于天地之閒矣大冬殘臘風號雲咽節物慘淡心肝摧折爐烟亂氤樽酒冷烈享誠不享味公來降兹

改葬先令公啓殯祭文　司馬光

某釁惡不天福祐單薄旨甘甫備風樹永違日月貿遷松檟未植夙興夜處心不遑寧是用物土之良諏時之吉改卜宅兆恭啟攢塗屬以备位宰司任隆責大懇祈退避恩指莫從不得臨穴盡哀憑棺取訣永言罪負隕

絶復蘇叩心長號五内糜沸

皇考太師祭文　歐陽修

嗣子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於皇考太師之靈曰修獲罪於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禄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恩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粤元年季秋天子恭

謝天地於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袷享於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修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誥而修官職不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於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尚享

預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

對床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予謂向穿有憂其饑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豜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它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戇愚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

身在太學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忍進難効忠退復虧孝倥傯慼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録數十本自贑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兾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黄甲科第授僉判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載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

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令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一

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槁於厠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於此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

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杲卿張廵諸子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具言誠偽既不可知况刑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它故則頸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慊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

惜哉欲不屈而死即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㸦師讐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刄於帝而亦自刎令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

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事以怒駡為烈死於怒駡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湯鑊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昪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昪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旨全其宗族

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羇臣尤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歿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

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溥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祖母曰勿戚行遣汝歸蜀祖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邊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

棄仇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絶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

節待公而六為伍其閒聞訃則哭

防里祭祖文　元歐陽玄

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一月己巳朔十有三日辛巳曾孫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玄謹以牲酒之奠致祭于防里十一代祖七承事府君歐陽公墓前而言曰禮去鄉國省墓而行重違遠也先世遷瀏動踰十紀井邑既殊歲月既久踈逖松檟事勢使然餘慶所覃靡間彼此玄自竊科第登進公朝倫列法從推

厥本原敢昧所自謁告来歸展省墓下追懷雨露怵惕深增惟我先祖流慶後昆顧自今始無曠彝禮尚享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五十九